宋史/卷36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六十七 ◄

宋史
卷三百六十八　列傳第一百二十七

► 卷三百六十九

王德 王彥 魏勝 張憲 楊再興 牛皐 胡閎休

王德

王德，字子華，通遠軍熟羊砦人。以武勇應募，隸熙帥姚古。會金人入侵，古軍懷、澤間，遣德諜之，斬一酋而還。補進武校尉。古曰：「能復往乎？」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，執偽守姚太師，左右驚擾，德手殺數十百人，眾愕眙莫取前。古械姚獻於朝，欽宗問狀，姚曰：「臣就縛時，止見一夜叉耳。」時遂呼德為「王夜叉」。

建炎元年，以勤王師倍道趨闕，改隸劉光世，平濟南寇李昱、池陽寇張遇。光世將先鋒討李成，德以百騎覘賊，至蔡州上蔡驛口橋，賊疑為誘騎，擁眾欲西。德麾騎大呼曰：「王師大至矣！」賊駭遁，追殺甚眾。成奔新息，收散卒復戰。賊見光世張蓋行陳，不介胄，知為主帥，併兵圍之。德突圍擁光世還軍，遂襲取李成。授武略大夫。

三年春，遷前軍統領，屯天長。金人攻揚州，西軍多潰，德趨宣化。會叛將張昱、張彥圍和州，太守張績求援於德，德兵傅城下，賊不意其至，大潰。遲明接戰，斬昱，俘其兵騎萬數，濟自采石。

光世方謀討苗、劉之逆，迎至建康，謂德曰：「江都之擾，諸軍不竄則盜。公可仗義夜涉大江，徇國急變。」遂以軍屬光世。會苗、劉走閩中，詔德追擊，隸韓世忠。德欲自

致功名，而世忠必欲德為之使，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。彥章拔佩刀擊德，德殺彥章，屍諸市。德至浦城，斬苗瑀，擒馬柔吉送行在。世忠訟其擅殺，下臺獄，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，帝命特原之，編管郴州。

時光世屯九江，得楊惟忠所失空頭黃敕，即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，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。行次饒州，會賊劉文舜圍城，德引兵赴之，文舜請降。德納而誅之，自餘不戮一人。謂諸校曰：「念經聞吾宿留，必不為備。」倍道而趨，一鼓擒之，獻俘於朝。詔還舊秩，加武顯大夫、榮州刺史。

四年，光世鎮京口，以德為都統制。金兵復南，光世將退保丹陽，德請以死捍江，諸將恃以自彊。分軍扼險，渡江襲金人，收真、揚數郡。既而又遇敵於揚州北，有被重鎧突陣者，德馳叱之；重鎧者直前刺德，德揮刀迎之，即墮馬。眾褫駭，因麾騎乘之，所殺萬計。

紹興元年，平秀州水賊邵青。初，德與戰於崇明沙，親執旗麾兵拔柵以入，青軍大潰。他日，餘黨復索戰，諜言將用火牛，德笑曰：「是古法也，可一不可再，今不知變，此成擒耳。」先命合軍持滿，陳始交，萬矢齊發，牛皆返奔，賊眾殲焉。青自縛請命，德獻俘行在。帝召見便殿問勞，褒賞特異。遷中亮大夫、同州觀察使。

三年，光世宣撫江、淮，當移屯建康，命韓世忠代之。德從數十騎自京口逆世忠，度將及麾下，徒步立道左，抗言曰：「擅殺陳彥章，王德迎馬頭請死。」世忠下馬握其手曰：「知公好漢，鄉來纖介不足置懷。」乃設酒盡歡而別。是冬，知鞏州、熙河蘭廓路兵馬鈐轄。

明年春，知蘭州，徙屯池陽及當塗，為行營左護軍前軍統制。金兵掠江北，破滁州。德越江襲奪之，追至桑根，擒女真萬戶盧孛一人，千戶十餘人。五年，改環慶副總管。

六年冬，劉豫遣麟、猊驅鄉兵三十萬，分東西道入寇，中外甚恐，議欲為保江計。殿帥楊沂中、統制張宗顏、田師中及德等分兵禦之，大敗猊兵於藕塘，猊挺身走；麟在順昌聞之，亦拔砦遁。德追至壽春，弗及，獲其糧舟四百艘。第功，除武康軍承宣使，真拜相州觀察使。

七年，改熙河蘭廓路副總管、行營左護軍都統制，駐師合肥。會光世罷宣撫，詔德盡護

其眾，以酈瓊副之。瓊與德故等夷，恥屈其下，率眾叛從劉豫。八年，命隸張俊，名其軍曰「銳勝」。

十年，解潁昌圍，俊檄德就取宿州。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，與敵游騎遇，遂入城，偃旗臥鼓，騎引去。因潛師宿州，夜半，薄賊營。敵將高統軍詰朝壓汴而陳，偽守馬秦、同知耶律溫以三千人阻水邀戰。德策馬先濟，步騎從之。遙謂賊曰：「吾與金人大小百戰，雖名王貴酋，莫不糜碎，爾何為者。」賊遂投兵降。馬秦、耶律溫馳入，閉門城守。德至，呼秦諭以逆順，乃自縋而下。德叱其子順先登，秦率溫降，遣詣行在。德乘勝趨亳州，俊會于城父。時叛將酈瓊屯亳，聞德至，謂三路都統制曰：「夜叉未易當也。」遂遁。德入亳州，白俊曰：「今兵威已振，請乘破竹之勢，進取東都。」俊難之，乃班師。策功第一，拜興寧軍承宣使、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，封隴西郡侯。

十一年，金人自合肥入侵，游騎及江。俊議分軍守南岸，德曰：「淮者，江之蔽也，棄淮不守，是謂唇亡齒寒也。敵數千里遠來，餉道決不繼，及其未濟急擊之，可以奪氣；若遲之，使稍安，則淮非吾有矣」俊猶豫未許。德請益堅，曰：「願父子先越江，俟和州下，然後宣撫北渡。」俊乃許，德即渡采石，俊督軍繼之。宿江中，德曰：「明旦，當會食歷陽。」已而夜拔和州，晨迎俊入。敵退保昭關，又擊走之，追至柘皐，與金人夾河而軍。

諸將帥皆集，惟張俊後至，統制田師中欲待之，德怒曰：「事當機會，復何待！」徑上馬。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，德曰：「賊右陣堅，我當先擊之。」麾軍渡橋，首犯其鋒。一酋被甲躍馬始出，德引弓一發而斃；乘勝大呼，令萬兵持長斧，如牆而進。敵大敗，退屯紫金山，德復尾擊之。劉錡謂德曰：「昔聞公威略如神，今果見之，請以兄禮事。」召拜清遠軍節度使、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，歷浙東福建總管、荊南副都統制。二十五年，卒，贈檢校少保，再贈少傅。二子：琪、順，亦以驍勇聞。

王彥

王彥，字子才，上黨人。性豪縱，喜讀韜略。父奇之，使詣京師，隸弓馬子弟所。徽宗臨軒閱試，補下班祗應，為清河尉。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，有戰功。

金人攻汴京，彥慨然棄家赴闕，求自試討賊。時張所為河北招撫使，異其才，擢為都統

制。使率裨將張翼、白安民、岳飛等十一將，部七千人渡河，與金人戰。敗之，復衛州新鄉縣，傳檄諸郡。

金人以為大軍至，率數萬眾薄彥壘，圍之數匝。彥以眾寡不敵，潰圍出。諸將散歸，彥獨保共城西山，遣腹心結兩河豪傑，圖再舉。金人購求彥急，彥慮變，夜寢屢遷。其部曲覺之，相率刺面，作「赤心報國，誓殺金賊」八字，以示無他意。彥益感勵，撫愛士卒，與同甘苦。未幾，兩河回應，忠義民兵首領傅選、孟德、劉澤、焦文通等皆附之，眾十餘萬，綿亙數百里，皆受彥約束。金人患之，召其首領，俾以大兵破彥壘。首領跪而泣曰：「王都統砦堅如鐵石，未易圖也。」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彥糧道，彥勒兵待之，斬獲甚眾。益治兵，刻日大舉，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。

澤召彥會議，乃將兵萬餘渡河，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。既至汴京，澤大喜，令彥宿兵近甸，以衛根本。彥即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，量帶親兵趨行在。時已遣宇文虛中為祈請使議和。彥見黃潛善、汪伯彥，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，願因人心，大舉北伐。言辭憤激，大忤時相意，遂降旨免對，以彥為武翼郎、閤門宣贊舍人，差充御營平寇統領。時范瓊為平寇前將軍，彥知瓊有逆節，稱疾不就，乞致仕，許之。

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川、陝，奏彥為前軍統制。浚與金酋婁宿相持於富平，欲大舉，初至漢中，會諸將議，彥獨以為不可，曰：「陝西兵將上下之情，皆未相通，若少不利，則五路俱失。不若且屯利、閬、興、洋，以固根本，敵入境，則檄五路兵來援，萬一不捷，未大失也。」浚幕府不然其言。彥即請為利路鈐轄，俄改金均房州安撫使、知金州。

時中原盜賊蠭起，加以饑饉，無所資食；惟蜀富饒，巨盜往往窺覬。桑仲既陷淮安、襄陽，乘勢西向，均、房失守，直擣金州白土關，眾號三十萬。仲，彥舊部曲也，以申檟請於彥曰：「仲於公無敢犯，願假道入蜀就食耳。」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為先鋒擊之。賊銳甚，立戰死。將士失色，或請避之。彥叱曰：「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，若仲越金而至梁、洋，則腹背受敵，大事去矣。敢言避者斬！」即勒兵趨長沙平，阻水據山，設伏以待。賊見官軍少，蟻附搏戰。彥執幟一麾，士殊死鬥，賊敗走。彥休士進擊，追奔至白磧，復房州。

紹興元年九月，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，擾京西，遂攻金州諸關。賊眾皆河朔人，驍果善戰，彥與戰不利，關陷。彥退屯秦郊，令將士盡伏山谷間，焚秦郊積聚，偽若遁者。秦郊距郡城二十里，路坦夷，彥募敢死士易麾幟，設奇以待。閱再宿，賊至秦郊，官軍

逆戰，大敗之，追襲至秦嶺，遂復乾祐縣以歸。忠走降劉豫。

初，桑仲既敗還襄陽，乃鳩集散亡陷鄧州，兇焰復熾。南攻德安，西據均陽，分眾三道：一攻住口關，一出馬郎嶺，一擣洵陽，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。彥曰：「仲以我寡彼眾，故分三道以離吾勢，法當先破其堅，則脆者自走。」遣副將焦文通禦住口，自以親兵營馬郎。相持一月，大戰六日，賊大敗，仲為其下所殺。又有王闢、董貴、祁守中阻兵窺蜀，勢雖不及桑仲，然小者猶不減數萬，彥悉討平之。

是冬，偽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石鎮，彥與關師古併兵禦之，賊大敗，獲振，復秦州。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、虢、陝、華州軍馬。

三年正月，兀朮入侵，浚召彥與吳玠、劉子羽會於興元。撒離曷自上津疾馳，不一日至洵陽。統制官郭進死之，彥退保石泉縣。金人入金、均，彥趨西鄉。二月，金人攻饒風關，彥與吳玠禦之，不能卻，關破，彥收餘兵奔達州。五月，彥遣兵至漢陰縣，與劉豫將周貴戰，大敗之，復金州。浚承制進彥保康軍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，彥不受。

五年四月，差知荊南府，充歸、峽、荊門公安軍安撫使。彥因荊南曠土措置屯田，自蜀買牛千七百頭，授官兵耕，營田八百五十頃，分給將士有差。六年二月，知襄陽府、京西南路安撫使，彥以岳飛嫌辭。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、督府參謀軍事。

六月，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。至鎮江，聞母喪，上疏乞解官，不許。詔免喪服，趣入對，遂以為浙西、淮東沿海制置副使，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。七年正月，彥因遣將捕亡者於解潛軍中，軍士交鬥于市，言者論其軍政不肅，貶秩二等。彥不自安，乞終餘服。二月，復洪州觀察使、知邵州。彥入辭，帝撫勞甚厚，曰：「以卿能牧民，故付卿便郡，行即召矣。」九年，卒於官，年五十。

彥稱名將，當建炎初，屢破大敵，威聲振河朔。時方撓於和議，遽召之還，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，士議惜之。彥事親孝，居官廉，子弟有戰功，不與推賞。將死，召其弟侄，以家財均給之。

魏勝

魏勝，字彥威，淮陽軍宿遷縣人。多智勇，善騎射，應募為弓箭手，徙居山陽。紹興三

十一年，金人將南侵，聚芻糧，造器械，籍諸路民為兵。勝躍曰：「此其時也。」聚義士三百，北渡淮，取漣水軍，宣佈朝廷德意，不殺一人，漣水民翕然以聽。

遂取海州。郡守渤海高文富聞勝起，遣兵來捕勝。距海州南八十里大伊，與金兵遇，勝迎擊走之，追至城下。眾驚傳水陸悉有兵，城中大恐，文富閉門守，驅民上城禦之。勝令城外多張旗幟，舉煙火為疑兵；又遣人向諸城門，諭以金人棄信背盟，無名興師，本朝寬大愛民之意。城上民聞之，即開門，勝遣勇銳者登城樓，餘自門入，莫有禦者。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守，勝整軍與安仁父子戰譙門內，殺安仁及州兵千餘，擒文富，民皆按堵。

勝權知州事，遣人諭朐山、懷仁、沭陽、東海諸縣，皆定。乃蠲租銳，釋罪囚，發倉庫，犒戰士；分忠義士為五軍，紀律明肅，部分如宿將。勝自兼都統制，益募忠義以圖收復，遠近聞之回應，旬日，得兵數千。即具其事報境上帥守，冀給軍裝器甲。時帥守雖知金人將渝盟，未有發其端者，莫敢以聞。

左軍統制董成謀出西北取沂州，勝先遣間還，知金兵數萬至沂，以我軍器甲未備，戒成勿動。成不從勝，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巷戰，殺其守及軍士三千餘，眾悉降，得器甲數萬。金人生兵復集，競登屋擲瓦擊之，成軍幾敗。勝欲斬成，以其驍勇，釋之。

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，抵州北二十里新橋。勝帥兵出迎之，設伏於隘，陣以待。眾殊死戰，伏發，賊大敗，殺鎮國，馘千人，降三百人，軍聲益振。山東之民咸欲來附，勝傳檄招諭，結集以待王師之至。

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，金人圍之，久不下，砦首滕　　告急於勝。勝提兵往救之，陣於山下。金人多伏兵，勝兵遇伏，皆赴砦。金人襲之，勝單騎而殿，以大刀奮擊。金人望見勝，知其為將也，以五百騎圍之數重。勝馳突四擊，金陣開復闔。戰移時，身被數十槍，冒刃出圍。金兵追之，馬中矢踣，步而入砦，無敢當者。金人又急攻，絕其水，砦中食幹　　，殺牛馬飲血，勝默禱而雨驟作。

金人攻益急，周山為營，勝度其必復攻海州，因間出砦越城中。金人果解蒼山圍，自新橋抵城下，勝出戰皆捷。金分兵四面攻之，勝募士登城以禦，矢石如雨者七日，金兵死傷多，遁去。勝嘗出戰，矢中鼻貫齒，不能食，猶親禦戰。

勝起義久，朝廷尚未知。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，至州，始遣忠義將朱震、褚道詣行在，白勝姓名於執政，始知勝之功焉。

金主亮舉兵渡淮，慮勝睨其後，分軍數萬來攻。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，破金人舟艦，勝遣人邀之，同擊金人於新橋，大敗之。金兵未退，寶知金舟將遁，復以兵登舟備海道。金主初命造海艦，欲分軍入蘇、杭，悉以中原民操舟楫。民家送衣裘者相告語，俟王師至即背之。及寶舟入島中，適北風勁，舟不進。有頃反風，金人艤舟於岸，操舟者望見寶舟，謬云此金國兵也，俾皆入舟中。舟忽至，金人不知，寶縱火焚其舟。舟以赤油絹為帆，風順火熾，操舟者皆登岸走。金兵在舟中者，坐以待縛，載之檻車，悉獲其舟。

寶既捷，勝亦還州為捍禦計。金兵至，營於城北砂巷，列陣將攻關門，先遣人說勝使降。勝開門出諭之曰：「汝主叛盟失信，無故興兵，我朝以仁義之師，來復舊疆，汝主渡淮必敗。爾等宜早來歸，必獲爵賞。」時金兵已逼關，勝登關門張樂飲酒，犒軍士，令固守勿出戰。金兵攻之逾時，乃少遣士出，憑險隘擊之。金人知不可攻，率軍轉而渡河，襲關後。勝斂兵入城，金兵追將及，勝獨乘馬逐之，叱曰：「魏勝在此！」聞之皆辟易，士卒後入者不復敢追。

勝軍已入城，金兵徑趨城東，欲過砂堰環城為營。勝先已據堰備之，金軍不得過，拒戰竟日，終不能近。有新募士守河者，不知兵，金兵遽過河，勝恐絕河路，亟收軍入城。金兵追至東門外黃土阪，勝單騎逐之，大叱之，金兵五百皆望風退。勝又追十數里，士得入城；有不得入者，由城南入西門。金兵復自西南來襲，勝從後叱之，金兵駭散，手殺數人。奏功授閤門祗候，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。遣其子昌同峒峿山首領張榮，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。

金兵自新橋、關子門、砂堰之敗，殺傷者眾。一日黎明，乘昏霧，四面薄城急攻。勝激厲士卒，竭力捍禦，矢石交下。城上鎔金液，投火牛。金兵不能前，多死傷，乃拔砦走。距海州為長垣，包州城於中，使不能出。及亮死，乃解去。

勝善用大刀，能左右射，旗揭曰「山東魏勝」，金人望見即退走。勝為旗十數，書其姓名，密付諸將，遇鏖戰即揭之，金兵悉避走。初，勝起義時，無州郡糧餉之給，無府庫倉廩之儲。勝經畫市易，課酒榷鹽，勸糶豪右。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，築城浚隍，塞關隘，在軍，未嘗一日懈弛，恒如寇至。方糾集遠邇，犒勞士卒，期約有日，會金主亮被弒，金兵北歸，王師亦南還矣。

初，亮聞勝在海州，知不可取，曰：「少須，他時取之易耳。」亮既殞，勝益得自治軍旅，人皆精銳。獲金諜者，犒以酒食，厚賂遣還。有自北方來歸者，與之同臥起，共飲食，示以不疑；周其窶貧，使之感激。自是山東、河北歸附者眾，得金人虛實，悉以上聞。又第其忠義士功能，假授官資，因李寶轉達於朝，悉如所請。

金人遣山東路都統、總管以兵十萬攻海州。時寶帥海舟水陸並進，抵城北砂巷，勝率眾合寶軍大破之，斬首不可計，堰水為之不流，餘悉奔潰。勝獨率兵追北二十里，至新橋，又破之，盡獲其鞍馬器甲。寶亦駐海州，為進取計。

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來攻海州，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。勝驛勇悍士三千餘騎，拒于石闥堰，金軍不能進。逮夜始還，留千人備險隘。金兵十萬來奪，勝率眾鏖戰，殺數千人，餘皆遁去，下令守險勿追。報寶，寶以防海道，登舟，不復發兵。金兵盛集，勝力拒之，自旦至暮，金兵不能奪。勝令步卒整隊前行，自為殿。

時百姓以寶既登舟，懼金兵大至，皆欲入城，統制郭蔚閉城門不納。人民牛馬蔽野，呼號動地，城中亦懼。勝入城，諭以賊勢退怯之狀，固守可保無虞，乃開門盡納之。居無何，金兵環城圍數重，勝與郭蔚分兵備禦，偃旗仆鼓，寂若無人。金軍驚疑，數日不敢攻，已乃植雲梯，置炮石，四面合圍，負土填壕。勝俟其近城，鳴鼓張旗，矢石俱發，繼以火牛、金液，凡三晝夜，金兵竟不能近。於是罷攻，修營壘，絕河道，謀為固守。勝俟其不備掩擊，或獨出擾之，使不得休息。又間夜發兵劫其營，或焚其攻具。

既而金人併力急攻，勝告急于李寶。寶以聞，還報城中，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。金人亦知子蓋軍且至，已有退意。頃之，子蓋先帥騎兵至，勝出與子蓋議戰事，且促其步卒。勝出軍城北砂巷，與金軍大戰，斬首不可計，追數十里，餘兵皆遁。勝與子蓋議進討，子蓋曰：「受詔解圍，不知其他。」遂率軍還。城中疑懼，欲隨王師出，勝親邀於道而諭之，至漣水軍，與偕還。

時都督張浚在建康，招勝，詢以軍務。轉閤門宣贊舍人，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統制，仍知海州。勝還。

隆興元年，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，督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、河北路招撫使，節制本路軍馬，海州駐劄。和仲忌勝，陰誘忠義軍使不安。勝與辨是非，和仲又讒勝於

都督，惑之。呼勝至鎮江計事，罷其職，改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、都督府統制，建康府駐劄。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，罷之，復勝舊職，仍遣鎮江御前後軍屯海州，代前軍還鎮江。

勝既還海州，鎮撫一方，民安其政。改忠州刺史。海州城西南枕孤山，敵至，登山瞰城中，虛實立見，故西南受敵最劇。勝築重城，圍山在內，寇至則先據之，不能害。

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，炮車數十兩，車上為獸面木牌，大槍數十，垂氈幕軟牌，每車用二人推轂，可蔽五十人。行則載輜重器甲，止則為營，掛搭如城壘，人馬不能近；遇敵又可以禦箭簇。列陣則如意車在外，以旗蔽障，弩車當陣門，其上置床子弩，矢大如鑿，一矢能射數人，發三矢可數百步。炮車在陣中，施火石炮，亦二百步。兩陣相近，則陣間發弓弩箭炮，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，交陣則出騎兵，兩嚮掩擊，得捷拔陣追襲，少卻則入陣間稍憩。士卒不疲，進退俱利。伺便出擊，慮有拒遏，預為解脫計，夜習不使人見。以其制上於朝，詔諸軍遵其式造焉。

二年，以議和撤海州戍，命勝知楚州，以本州官吏及部兵赴新治。詔勝同淮東路安撫使劉寶、知高郵軍劉敏措置盱眙軍、楚州一帶，勝專一措置清河口。時和議尚未決，金兵乘其懈，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，欲侵邊。勝覘知之，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。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，由清河口入淮。勝知其謀，欲禦之，都統制劉寶以方議和，不許。金騎軼境，勝率諸軍拒于淮陽，自卯至申，勝負未決。金軍增生兵來，勝與之力戰，又遣人告急於寶。寶在楚州，相距四十里，堅謂方講和，決無戰事，迄不發一兵。勝矢盡，救不至，猶依土阜為陣，謂士卒曰：「我當死此，得脫者歸報天子。」乃令步卒居前，騎為殿，至淮陰東十八里，中矢，墜馬死，年四十五。

事聞，贈保寧軍節度使，謚「忠壯」。時淮南未平，詔于鎮江府江口鎮立廟，賜號「褒忠」，仍俟事定更祠于戰沒處。且令有司刻木以斂，葬於鎮江。官其二子：郊，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；昌，承信郎。賜銀千兩，絹千匹，宅一區，田百頃。其後使者過淮東，始得其詳，還言於朝。以劉寶不出救兵，削兩鎮節鉞，沒入家貲，貶瓊州死。勝所糾集忠義，有為賈和仲誘隸別屯及撤戍隔絕者，尚五千餘人，入京口屯駐前軍。

郊，添差揚州兵馬鈐轄。淳熙十五年，孝宗語樞臣曰：「魏勝之子，當與優異。」又曰：「人材須用而後見，使魏勝不因邊釁，何以見其才？」詔郊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。

張憲

張憲，飛愛將也。飛破曹成，憲與徐慶、王貴招降其黨二萬。有郝政率眾走沅州，首被白布，為成報讐，號「白巾賊」，憲一鼓擒之。

飛遣憲復隨州，敵將王嵩不戰而遁。進兵鄧州，距城三十里，遇賊兵數萬迎戰。與王萬、董先各出騎突擊，賊眾大潰，遂復鄧州。

十年，金人渝盟入侵，憲戰潁昌、戰陳州皆大捷，復其城。兀朮頓兵十二萬於臨潁縣，楊再興與戰，死之。憲繼至，破其潰兵八千，兀朮夜遁。憲將徐慶、李山復捷於臨潁東北，破其眾六千，獲馬百匹，追奔十五里，中原大震。

會秦檜主和，命飛班師，憲亦還。未幾，檜與張俊謀殺飛，密誘飛部曲，以能告飛事者，寵以優賞，卒無人應。聞飛嘗欲斬王貴，又杖之，誘貴告飛。貴不肯，曰：「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，苟以為怨，將不勝其怨。」檜、俊不能屈，俊劫貴以私事，貴懼而從。時又有王俊者，善告訐，號「雕兒」，以姦貪屢為憲所裁。檜使人諭之，俊輒從。

檜、俊謀以憲、貴、俊皆飛將，使其徒自相攻發，因及飛父子，庶主上不疑。俊自為狀付王俊，妄言憲謀還飛兵，令告王貴，使貴執憲。憲未至，俊預為獄以待之。屬吏王應求白張俊，以為密院無推勘法。俊不聽，親行鞫煉，使憲自誣，謂得雲書，命憲營還兵計。憲被掠無全膚，竟不伏。俊手自具獄成，告檜械憲至行在，下大理寺。

檜奏召飛父子證憲事。帝曰：「刑所以止亂，勿妄追證，動搖人心。」檜矯詔召飛父子至。万俟卨誣飛使于鵬、孫革致書憲、貴，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，雲與憲書規還飛軍。其書皆無有，乃妄稱憲、貴已焚之矣，但以眾證具獄。語在《飛傳》。憲坐死，籍家貲。紹興三十二年，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閬州觀察使，贈寧遠軍承宣使，錄其家。

楊再興

楊再興，賊曹成將也。紹興二年，岳飛破成，入莫邪關。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，以所虜婦人佐酒。再興率眾直入其營，官軍卻，殺順夫，又殺飛弟翻。成敗，再興走躍入澗，張憲欲殺之，再興曰：「願執我見岳公。」遂受縛。飛見再興，奇其貌，釋之，曰：「吾不汝殺，汝當以忠義報國。」再興拜謝。

飛屯襄陽以圖中原，遣再興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，殺孫都統及統制滿在，斬五百餘人，俘將吏百人，餘黨奔潰。明日，再戰于孫洪澗，破其眾二千，復長水，得糧二萬石以給軍民，盡復西京險要。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，芻粟數十萬。中原回應。復至蔡州，焚賊糧。

飛敗金人於郾城，兀术怒，合龍虎大王、蓋天大王及韓常兵逼之。飛遣子雲當敵，鏖戰數十合，敵不支。再興以單騎入其軍，擒兀术不獲，手殺數百人而還。兀术憤甚，併力復來，頓兵十二萬於臨潁。再興以三百騎遇敵於小商橋，驟與之戰，殺二千餘人，及萬戶撒八孛堇、千戶百人。再興戰死，後獲其屍，焚之，得箭鏃二升。

牛皐

牛皐，字伯遠，汝州魯山人。初為射士，金人入侵，皐聚眾與戰，屢勝，西道總管翟興表補保義郎。杜充留守東京，皐討劇賊楊進於魯山，三戰三捷，賊黨奔潰。累遷榮州刺史、中軍統領。金人再攻京西，皐十餘戰皆捷。加果州團練使。京城留守上官悟辟為同統制兼京西南路提點刑獄。金人攻江西者，自荊門北歸，皐潛軍於寶豐之宋村，擊敗之。轉和州防禦使，充五軍都統制。又與孛堇戰魯山鄧家橋，敗之。轉西道招撫使。偽齊乞師於金入寇，皐設伏要地，自屯丹霞以待。敵兵悉眾來，伏發，俘其酋豪鄭務兒。遷安州觀察使，尋除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、知蔡州。遇敵戰輒勝，加親衛大夫。

會岳飛制置江西、湖北，將由襄、漢規中原，命皐隸飛軍。飛喜甚，即辟為唐鄧襄郢州安撫使，尋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。偽齊使李成合金人入寇，破襄陽六郡。敵將王嵩在隨州，飛遣皋行，裹三日糧。糧未盡，城已拔，執嵩斬之，得卒五千，遂復隨州。李成在襄陽，飛遣皐以騎兵擊破之，復襄陽。

金人攻淮西，飛遣皐渡江，自提兵與皐會。時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，皐遙謂金將曰：「牛皐在此，爾輩胡為見犯？」眾皆愕然，不戰而潰。飛謂皐曰：「必追之，去而復來，無益也。」皐追擊三十餘里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，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，百戶數十人，軍聲大振。

廬州平，進中侍大夫。從平楊么，破之。么技窮，舉鍾子儀投于水，繼乃自仆。皐投水擒么，飛斬首函送都督行府。除武泰軍承宣使，改行營護聖中軍統制，尋充湖北、京西

宣撫司左軍統制，加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。

金人渝盟，飛命皐出師戰汴、許間，以功最，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、成德軍承宣使，樞密行府以皐兼提舉一行事務。宣撫司罷，改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，升真定府路馬步軍副統總管，轉寧國軍承宣使、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。

紹興十七年上巳日，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，皐遇毒，亟歸，語所親曰：「皐年六十一，官至侍從，幸不啻足。所恨南北通和，不以馬革裹屍，顧死牖下耳。」明日卒。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皐云。

初，檜主和，未幾，金渝盟入侵，帝手劄賜飛從便措置。飛乃命皐及王貴、董先、楊再興、孟邦傑、李寶等經略東西京、汝、鄭、潁、陳、曹、光、蔡諸郡；又遣梁興渡河，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。未幾，李寶捷于曹州，捷于宛亭，捷於渤海廟；董先、姚政捷於潁昌；劉政捷于中牟。張憲復潁昌、淮寧府；王貴之將楊成復鄭州；張應、韓清復西京。皐及傅選捷於京西，捷于黃河上。孟邦傑復永安軍，其將楊遇復南城軍，又與劉政捷於西京。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、李進、董榮、牛顯、張峪等破金人于垣曲，又捷于沁水，追至孟州之邵原，金張太保、成太保等以所部降，又破金高太尉兵于濟源。喬握堅等復趙州；李興捷于河南府，捷于永安軍；梁興在河北取懷、衛二州，大破兀朮軍，斷山東、河北金帛馬綱之路，金人大擾。未幾，岳飛還朝，下獄死，世以為恨云。

胡閎休

胡閎休，字良弢，開封人。宣和初，入太學。時方諱兵，閎休著《兵書》二卷。靖康初，創知兵科，閎休應試，中優等，補承信郎。

金人圍城，閎休分地而守。二帝詣金營，閎休欲結義士劫之，何桌禁止之。二帝北遷，范瓊散勤王師，閎休曰：「勤王師可進不可退。」檄令隨軍而無靖康年號，閎休得之泣下，懷檄而走，從辛道宗勤王。南渡，以忠義進兩官。湖湘盜起，或曰招之便，或曰討之便，閎休作《致寇》、《禦寇》二篇，言天地之氣，先春後秋，招之不伏則討之。於是以岳飛為招討使，飛辟閎休為主管機宜文字。以誅鍾子儀功，進成忠郎。

飛被誣死，閎休發憤杜門，佯疾十年，卒。有《勤王忠義集》藏於家。孫：照，德安太

守。

論曰：王德素有威略，蚤隸劉光世，審其不可恃；晚從張俊，竟以功名顯，其知所擇哉。王彥棄家赴國，累破堅敵，威振河朔；晚奪兵柄，使之治郡，用違其材，惜矣。魏勝崛起，無甲兵糧餉之資，提數千烏合之眾，抗金人數十萬之師，卒完一州，名震當時，壯哉！然見忌于諸將，無援而戰死，亦可惜矣。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，為敵所畏，亦一時之傑也；然或以戰沒，或以憤卒，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，悲夫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